

难忘的 特邀游泳教练

柯高军

小暑后的一天清晨,坐上邻居的车来到城南一个水库。站在水库坝上,只见碧绿的库水里,男女老少都混一起游泳戏水,有的还爬上岸边岩石上跳水,有的将救生圈箍在胸部学游,有的背上系着跟屁虫,热闹极了。

由此,我回忆起了上世纪60年代,知青下放农村,在水库当了一回游泳教练的情景。

那是大热的头伏天。一天傍晚,几名女知青缠着我说:听说前几天白衣塘水库窖洞漏水,是你潜入水里堵漏的,队长还夸你水性好呢!你的游泳技术肯定不错,去白衣塘水库教我们学游泳吧!

不能去的。男女同泳在这山村,社员肯定要戳我们的脊梁骨,还是因地制宜为好。我解释说。

老封建,等天黑我们躲过大家的眼睛还不行吗?菲出了个主意。不行的,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见我态度坚决,几个姑娘快快不乐地走了。

与现在的青年相比,我们那帮上世纪60年代的知青确实有点封

圆圆的月亮升上来了,我们的戏水声、欢笑声飘荡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,令人心醉。

建。虽然男女同住一幢房,但大家都很自觉,男的不大会去女寝室,女的也很少去男寝室。夏天,男的就跟村里的男人在门前塘里洗浴,女知青即去离村远点的白衣塘水库。

那是大暑后的一天,天气很热。这天下午,我做完生产队的包工活。看天色还早,于是就去白衣塘水库坝下,给自留地里的番薯除草。太阳快落山时,菲和几位女知青拿着脸盆衣服朝水库坝里走去。她们还与我打了招呼。

太阳落山了,田野里静悄悄的。我正在将铲下的杂草堆到田埂时,水库坝里传来了救命啊,救命啊的惨叫声。

我心头一震,急忙丢下手中的锄头,飞也似的朝水库坝上冲去,冲上坝顶,只见两位女知青正在水里拼命

挣扎,旁边两位则在死命地喊救命。我飞速跑下大坝,扑进水里,拼命朝挣扎着的女知青游去。

不料,当我正要抓着一位女知青时,大家哗地一下都笑了起来。在紧张的神态中我回过神来,知道是被她们骗了。原来,那里的水位只淹到她们的胸部,她俩的挣扎完全是演戏。

叫你教我们游泳,你不肯来。这一下,终于让我们请来了。菲笑得很开心,露出了胜利者的神情。

晚霞映红了姑娘们的笑脸。水波中,她们的汗衫紧紧地贴在胴体上,柔和美丽的曲线,愉悦欢快的青春气息,一下浇灭了我因被骗而升腾起来的怒火。她们的特别邀请成功了。我上岸脱去了湿漉漉的衬衣长裤,轻装上阵,真的当起了她们的游泳教练。我托着她们的下巴,教她们如何划水,人如何踩水空,并教她们如何潜水换气,如何手脚配合,还给她们示范游泳、潜水的动作。

圆圆的月亮升上来了,我们的戏水声、欢笑声飘荡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,令人心醉。

那年,我19岁。

去后吴村 遇见一只鹅

(外二首)

蒋伟文

相传后吴最早的住民是一只母鹅,它的主人昭卿公随后迁居此地,繁衍生息。村中心前轩间,正是800年前,它在紫金树下草丛中的筑窝处。就这样,它领着一群小鹅走进了吴氏族谱。今天我在后吴遇见一只鹅,想必是那母鹅的后代。它拍着翅膀从池塘上岸,在吴氏宗祠门前高高的旗杆下悠然踱步,一路高歌。我意识到自己贸然闯入了它的领地。如果一直尾随着它,就会知道它的主人是谁,家在哪儿。并非出于好奇,我想起了吴氏始祖创业的艰辛,勤劳善良的美德世代相传,内心升起深深的敬意。

石柱金银老街

并非如你想象,街头牌坊石柱高耸,石子路代之以金银铺地。

也非公主王子、达官显贵专属之地。寻访老街的人大都是四方游客、当地村民,飞鹅山下石榴籽社区的居民。

对于陌生的你来说,小镇隐秘的历史像一把未打开的锁,你站在入口处,锁孔的位置。

走过五金工匠雕塑,走过飘飘彩旗,走过木板墙,老街有多长,锁洞就有多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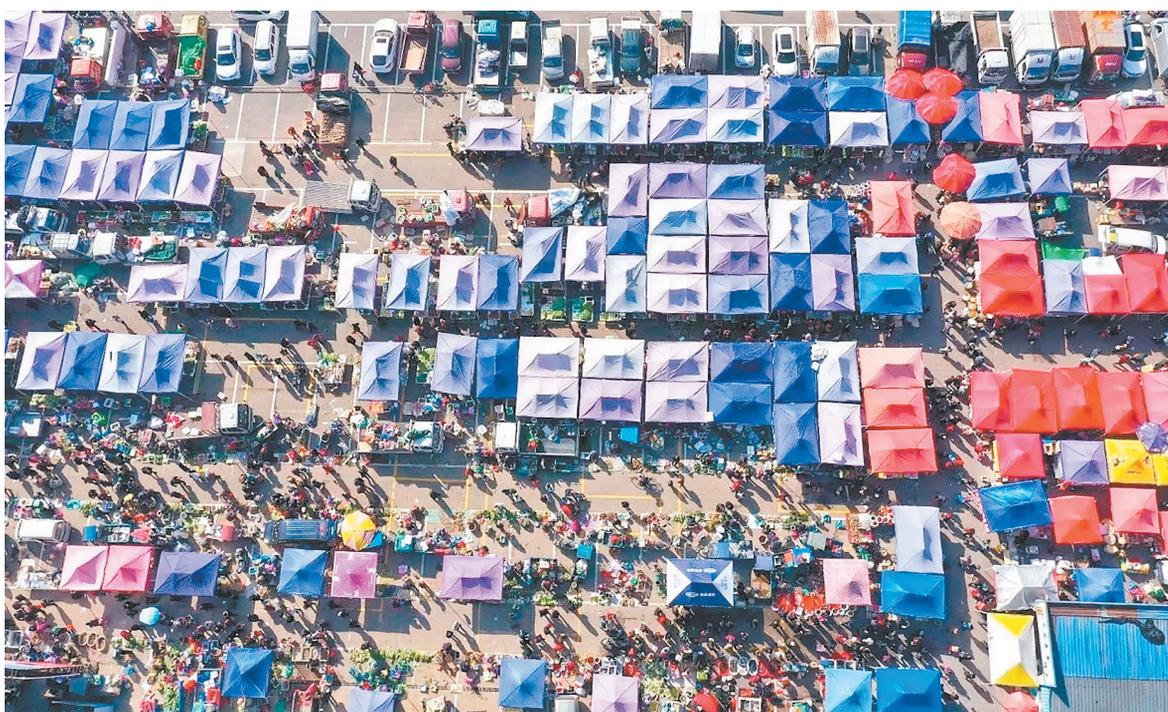
像传说中的阿里巴巴,你惊讶于推开一家家店门里面全是金子 and 银子,以石为名的村庄如梦如幻,如此富有。你终于发现了奥秘所在,金钥匙躺在玻璃柜台里闪闪发光。

场景的转换

不入山僧者,静卧芭蕉树的凉荫下,悠然自在。来来去去的是风,隔着一场不期而至的雨。

大庸这幅画挂在阿吉禄茶书房的过道上,背靠板墙。画中人,对世俗之事不闻不问,任雨水从屋檐滴落。

天井石槽里溅起空气的涟漪。



集市印象 马晓东 摄

栾树的烦恼

杨铁金

小区建成几年,绿化树渐渐大起来,特别是空地与道路两旁枝繁叶茂的樟树与栾树,填满了屋舍幢与幢之间的天空。

栾树的叶子是在冬天里落的,风起的时候,半枯的叶子就像一艘艘独木舟在蓝色苍穹里划过。我曾在四层楼的屋顶捡到过它的叶子。叶肉已经腐烂,叶脉如同一张破网,兜着一枚小小的黑色栾实子。它们要是落在积了尘垢的瓦缝里,就会长出新的生命,傲立于湿漉漉的梅雨季,又枯萎在日光的暴晒中。

栾树下的停车位是夏日里人们的最爱。那个巨大的绿荫是烈日天然的遮挡物。在它下面停驻爱车,绝不会像在樟树底下那样心有余悸。你总会在樟树枝头寻觅上面是否依然挂着一串串黑紫色的籽。它们往往会趁你离开之后,给你的爱车一个体无完肤,将一摊摊的脏东西留在车顶上、玻璃上,像鸟的屎尿喷薄而出,

人的烦恼,原来是栾树有了烦恼。它有了虫害,得给它治了。

像破碎的禽蛋清黄分离,带着冲击力扩散开,带着重力下坠,摊开了,滴流着,半干半湿。坚实的黑,平摊的白,凝固边缘线的褐,让你七窍生烟。

栾树的浓荫是干净的、清爽的,带着羽状叶片的摇曳姿态。

最近几天,栾树底下的阴凉却被嫌弃了。早晨,当人们去开车的时候,会惊讶地发现,一夜之间车顶上被涂抹了一层黏黏的胶水,车两侧喷洒了密密麻麻的颗粒。雨刮器哗哗响,前玻璃成了大花脸,只好一大早就去洗车。

小区中心花园里的一棵栾树,竟然在春天里落光了叶子,死了。那些

叶子当然没有带着种子,在雨季里也不能自由地飞。

栾树,给人们带来停车的烦恼,它们底下的停车位空了,地面上留着一层湿漉漉的黑色黏液,踩上去很黏脚,走几步,啪啪啪响。

今年的栾树一反常态,是不是它成熟了,荷尔蒙分泌旺盛了,脸上开始长青春痘了?

我扶着它粗大的干,抬头仰望,忽然想到小时候松树上面的奶油糖。那时候,还曾仰着小脸张嘴接过从松针上滴落的甘露。那是蚜虫排泄的屎尿,恰是食物匮乏时代,少年们的甜品。

栾树叶上油腻的东西,是不是也跟蚜虫有关?我拿来一竿长竹竿,打下几张叶子,果然上面布满黑色的蚜虫,用手指蘸了些黏液放进舌尖,果然是甜的。

人的烦恼,原来是栾树有了烦恼。它有了虫害,得给它治了。